

U-12-2

b

繪圖二十一續彭公案

繪圖新編二十一續彭公案卷二

第十一回 王軍師輕敵致敗

林巡撫妙術驚人

詩曰 人世滄桑幾變遷 何如守分樂天然 茫茫苦海原無岸 學得清閑便是仙

話說山西巡撫林建章接到彭公的密北星夜趕到高陞棧行轅參謁彭公。幫助剿匪。彭公自然十分欣慰。當時就傳下將令。着勝官保洪光典周永福吳興常與閻王等六員戰將各領大兵五千分東西兩路共立六座營盤。只離摩天嶺約有二三里遠近。却令林巡撫自帶本部一萬人馬。單設一座大營。獨據中路。所有全軍調遣事務以及臨陣指揮等情都歸他一人管領。彭公自己只留五百人保護行轅。即在高陞棧附近駐紮其餘顧煥章桑兆榮祁敬敷韓秀麟東方鏞並李翠桃李翠鳳孫寶珠等及二十八俠一班男女英雄都令他們分班值宿輪流接巡。齊在行轅守護。片刻不離一步。各將士奉令以後自然照樣辦理。不消細說。那好軍軍這道各事才佈置整齊。可巧摩天嶺的賊軍師王天然偏偏這天夫妻兩人帶領賊兵殺下嶺來。早有探事的小軍飛報中路大營請令定奪。林巡撫一聞此信當下不敢怠慢隨即吩咐小軍再探自己一面點齊三百衛隊就此一聲令下立刻提了大刀跨上坐騎緩緩的排隊出營直撲摩天嶺。準備來敵賊兵此時東西兩路各營主將。哨見林巡撫只帶衛隊三百名親自出馬其餘的一概未動各人心裡不免个个詫異。都道林巡撫既帶來一萬精兵如何盡守本營都不出戰不知他是何心意。這事真有些令人不解。但眾將雖這樣議論。編書的也應該交代出來免得列公誤會。原來林建章自幼熟讀兵書精通韜畧。什麼陣圖戰法無不件件高強。這句話前書已曾表過。刻下建章已交五十一歲。夫人俞氏也是个將門之女。本領十分了得。因他一生無多子女。只有一位公子一位千金。公子名喚文魁。生來賦性聰明相貌齊整從小也喜使槍弄棒。不愛斯文。小姐名喚鳳姑。偏與公子也是一樣的秉性。所以姊妹兩人平日無事只在家中習武。建章暗他們很有長進。心裡也覺歡喜。因此夫妻兩下計議。就將全身的武藝盡傳授了姊妹兩人。後來功名成就。迭次陞遷。也曾剿滅几處匪巢。拿獲許多強寇。很得了一番軍功。所有荆襄一帶地方百姓人人

感戴無不仰慕英名。及至彭公已授文華殿大學士。因即出奏力為存保。當蒙康熙降旨。特授建章實任山西巡撫。即日接篆視事。那時建章奉到諭旨。明知山西地面匪患甚多。並訪聞本省各偏僻縣境更有許多白蓮教大刀會匪徒。時時出沒無常。煽惑愚民為害不淺。因此才決定心意。自從到任以後。便將全省的軍務極力整頓一番。又在本署衛隊營挑選了五百精壯。自己不惜勤勞。日夜親自訓練。足足的練習了三年。居然這五百衛隊。个个都能飛檐走壁。武藝十分高強。並且各人竟能運用元功。臨陣時善避刀槍。不懼水火。由此遠近聞名。人都稱為神兵。此次由彭公密托約他來幫助剿匪。建章才把這五百衛隊暫留二百名在本署守衛。其餘的都帶來隨營調用。因有這等緣故。所以林巡撫今日單刀出馬。止帶這三百人。其實比一萬大軍更要利害。在下若不細細表明。這事外人那裡知道。煩言少敘。當時林巡撫帶着三百名衛隊。不慌不忙。緩緩的來到嶺下。便令衆人一字兒排開。自己橫刀勒馬。大叫賊將快來答話。這逸王天然。秦玉卿早已看得真切。一見林巡撫滿面斯文。又是个文官的模樣。心裡不覺暗暗好笑。因想這狗官真是無故自來討死。起初咱們遠遠看來。表面上還有點氣概。咱們只道他總該有些本領。那知此人竟這樣不知進退。真是可惱可憐。大約那賊官彭朋也。算力竭討窮。有心來斷送他一條狗命。不然怎麼全營的將士都不差遣。偏教這等蠢物前來送死。呢。想罷。隨在馬上哈哈笑道。對面的狗官聽着。咱爺爺這口寶劍。雖是無情。向來却不斬無名小卒。你可早早回去。換那有本事的前來。休要自己白送了性命。林巡撫聽他說畢。忍不住大怒罵道。無知的草寇。你可算死在目前。還不早自縛請罪。竟敢向本院耀武揚威。真真可恨也罷。今日本院先叫你嘗些利害。且看你日後如何說。至此就將大刀一按。順手探入懷中。取出一個小小的葫蘆。一面拔下佩劍。揭開葫蘆蓋兒。隨用劍尖向空一指。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那葫蘆裡冒出一道青光。林巡撫又將左手一揚。登時地起一口韭菜飛刀。在空中打了一個轉身。認定王天然的腦門。落將下來。後面秦玉卿看得清楚。曉得這飛刀利害。忙要施展法術。前來抵攔。怎奈雙眼被那青光罩住。不能睜開。就這一會。輾轉早聽王天然哎呀一聲。連忙撥轉馬頭。伏在鞍轡上。直向半山逃走。那些賊兵見軍師已經

受傷。又不知官軍裡主將。用的什麼寶貝。早就一个个唬得亡魂直冒。大家發一聲喊。齊向山上逃走。只有秦玉卿心中不服。要想乘此發遣陰兵。痛殺他一陣。自己又轉念一想。深恐丈夫傷勢過重。倘是耽誤時刻。不及醫治。怎好。不如暫且收軍料理一番。再作道理。想罷。這才帶領一班女兵。就此退回山寨。這裡林巡撫見一眾賊兵。都已退盡。也將葫蘆收好。一面傳令眾軍。打着得勝鼓。緩緩回營。此時各營將士。陸續都來賀喜。早有人飛報行轅。彭公聞信。不禁喜出望外。隨即帶領一班男女英雄。親自來到中路大營。吩咐左右排宴賀功。林巡撫慌忙躬身接進。彭公笑答滿面。先行慰勞一番。又向林巡撫執手笑道。久慕足下英名。以今日一戰。不費張弓。隻矢。能令賊子寒心。足見盛朝洪福齊天。能得如此良材。誠非虛譽。諒此番賊寇。應該喪胆。隨後不戰自亂。大約成功。只在朝暮之間。我輩亦可早日凱旋。兩省人民。立見承平景象。當不忘足下一件奇功。頑梗可喜。可賀。彭公方才說畢。這林巡撫謙遜不迭。連說老師過獎。門生萬不敢當。正是功業垂成。留竹帛。姓名贏得百年芳。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折帥旗陳驚異兆

決勝算預伏精兵

詩曰

守分安居樂自然。經營何事費憂煎。試看逐利爭名客。勢盡途窮禍亦連。

話說彭公誇獎林建章的功勞。極口稱讚不絕。林巡撫連連謙遜道。蒙老師過獎。門生萬不敢當。想門生從前受業門下。多承老師訓誨。以致得有今日。現值國家多事。老師躬膺重任。正該門生報效之期。此乃分所當然。何功之有。惟期此後賊寇早平。凱旋有日。那時門生亦榮幸多多了。彭公聽罷。不覺點頭微笑。一面又向林巡撫問了交戰的情形。兩人閑談一會。不多時。從人已將筵席排齊。彭公便邀建章入座。林巡撫一再推讓。只肯坐了次席。仍將首席讓給彭公。隨後眾將依次入座。大家歡呼暢飲。好不快樂。席間又談論些軍情。以及後來剿匪的計策。林巡撫對答如流。說得眾人無不佩服。彭公心裡越加欣慰。直至天交初鼓。方才罷宴。林巡撫因見天色不早。便向彭公請示。一面另派衛隊。先護送大帥回轉行轅。這裡眾將自然陸續各自回營。不必細表。當夜無話。到了次日一早。林巡撫陞帳。便邀眾將齊集大營。商議一切軍情。有的說宜乘

勝進兵就此一陣。可以搗破賊巢。不致多延時日。免得勞師費餉。有的說賊人雖敗了一陣。便不曾明白開戰。恐他未必甘心。還須防他施用邪術。我軍只宜堅守為妙。大家議論了好久。並無一定章程。此時眾將正在談說紛紛。陡聽半空裡呼呼的起了一陣怪風。接連咯噓一聲响。眾人都大驚失色。林巡撫也狼狽詫異。不知是何緣故。正預備派人出去探問。這個當兒。又聽營外一陣人聲嘈雜。有几个守兵齊聲道。不好了。咱們軍中的大旗。被風吹折了。快快去稟大人要緊。林巡撫聽了這話。心裡就是一愣。也等不得門軍來報。立刻約全眾將。走到營外一看。果見一桿大纛旗。好似刀削的一般。已經折成兩段。此時林巡撫吃驚不小。暗想這風折帥旗。乃是行軍時第一件犯忌。不知今日主何吉凶。一面想着。隨令軍政司另換一根旗桿。安置停當。然後回轉營房。坐定。忙向眾人說道。道才之事。據本院想來。定是一件不祥之兆。曾記兵書有言。凡遇敵人偷營劫寨等情。才有此等異事。此乃天意示警。不可不加意提防。俗說實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所以本院一再思索。今日風折帥旗。或者是那摩天嶺賊寇。因被本院飛刀所傷。有心欲報此仇。乘今夜暗來劫營。亦未可知。再則行軍之際。縱須思慮預防。處處宜小心。如此辦法。自可以立于不敗之地。未知諸君意見如何。眾將聽了這番議論。个个齊聲應道。大人所見不差。真可謂料事如神。末將等自當聽候號令。當下林巡撫見眾將都一体贊成。不覺心中大喜。這才拔下令箭二枝。先派洪光興勝官保。各領本部兵馬一千。約今晚初鼓時份。在摩天嶺東西兩路埋伏。如見賊兵下山。放他過去。但聽中營號炮一响。便可分左右殺出。直向中路包抄。截斷賊軍的歸路。不得違悞。二將奉令而去。林巡撫又拔令箭二枝。着周永福吳興兩將。各人也領本部兵一千。在中營左右埋伏。待賊軍進營。見了空寨。必然退走。那時再分兩翼殺出。須將賊軍冲做兩截。使其首尾不能相顧。便算頭功。二將應聲得令。各自退出。又令關玉長興各付令箭一枝。每人只帶兵馬五百。埋伏在營後。專等賊兵進營。便放起號炮。然後抄小路直奔摩天嶺。不用燈火。必須如此。如此引那賊盲龍豹下山。臨時自有接應。當與關玉受了密計。隨即告退下帳。各人回到本營。分頭辦理。原來林巡撫的心意。料定那王天然受傷。此次若要報仇。准是他夫妻前來劫營。那龍豹定是坐守本寨。斷無

同來之理。況他兩人又仗着妖術。足可抵敵官軍。這事更覺顯而易見。所以今日才有這樣佈置。頗言少說。當時林巡撫分派已畢。就將一應佈置情形。先差人去報知彭公。一面暗令五百衛隊。早早飽餐戰飯。待天色一曉。齊向營外四面佈定。只留下一座空營。自己預先換了全副戎裝。結束停當。準備臨時往來接應。不表官軍裡一番調遣。再說那摩天嶺的軍師王天。然當時中了飛刀。自己疼痛難禁。也顧不得妻子秦玉卿。伏在馬上一口氣逃奔回山。裡面范豹早已得信。連忙派人迎進三關。來到聚義廳。口王天。然早由馬上跌下。疼得不省人事。范豹唬的驚慌無措。幸虧功夫不大。秦玉卿已經趕來。一見丈夫血流不止。左邊肩頭上。連衣服都是鮮紅。秦玉卿又惱又恨。不知丈夫究竟那裡受傷。再近前細細一看。忍不住叫了一聲慚愧。幸喜這口飛刀。雖是砍中。只去了一隻左耳。並不曾傷着別處。這還算一件幸事。玉卿心裡不免又悲又喜。急忙取出金瘡藥來。給他敷了傷口。果然這藥真有效驗。一會功夫。就見天。然止住疼痛。一點血珠兒沒有。玉卿又替他洗了血跡。揩抹乾淨。重行換了衣服。只是少了一隻耳朵。未免十分難看。夫妻倆咬牙切齒。憤恨了一回。范豹此刻才算放下心來。忙令左右排開筵席。替他們置酒壓驚。一面又向王天。然探問交戰的情形。可憐天。然被他一問。自己實在羞愧難當。只得把臨時一切情由。細細說了一番。范豹聽他說畢。忙又驚問道。照軍師這等說法。今日並未開戰。但是那個姓林的。不知做的什麼官兒。竟有這樣利害。還是那彭朋手下的副將。還是由別處調來的。這件事軍師可曾探聽明白。天。然剛要回答。這邊秦玉卿早已惱動了性子。萬萬忍耐不住。隨即接口說道。寨主亦不必多問。現在事已如此。縱算拙夫應該出醜。不知不覺竟出了這樣岔事。想來真是可恨。果真今日全那賊官大殺一場。咱夫妻要沒有這點能為。即使死在他手。也還罷了。偏偏今日一刀一劍。也不曾交鋒。却被他湊手不及。放出那小小的尖刀。看來只有二寸來長。險些兒喪了拙夫的性命。咱們心裡寔在不甘。說至此。就見秦玉卿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好似萬箭穿心。正是一腔心事憑誰訴。滿腹愁腸只自知。畢竟秦玉卿後來怎樣報仇。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獻奇策范豹逞能

劫營寨全軍失陷

詩曰 人生歲月更頻催 佳節光陰去不回 可惜征夫長萬里 由來曾見幾人歸

話說秦玉卿在席上越說越氣，後來簡直破口大罵，恨不能立刻下山擒住那個姓林的，碎屍萬段。方泄胸中之恨。這邊王天然見他妻子恨了一會，自己也急的咬牙切齒，說不出所以然來。他兩個正任性，怒不止。忽見范豹一手端着酒杯，陡然哈哈大笑道：「大丈夫有志報仇，並無什麼難處。可惜軍師賢夫婦一個是蓋世英雄，一個是女中豪傑，偏偏今日一敗，竟弄得無計可施，難道就這樣一頓辱罵，便算得泄恨報仇不成？照愚兄看來，似乎可以不必。大家總須設個計策才好。這一席話，說得王天然夫妻滿面通紅，心裡更覺慚愧。秦玉卿忙問道：「寨主何故這等說法？古人有言：『不可一時成敗論英雄。』難不成寨主今日竟是有心來嘲笑麼？」范豹連連搖首道：「二位休得誤會。小弟並非取笑，只因方才想起一件事來，足可以報復前仇。大殺官軍，只不知二位意思怎樣？」故此小弟說出一句戲言，還望包涵一二。王天然聽了這話，也不住追問道：「既是寨主想出什麼妙法？怎不早早說出？是何意見？」今既如此，就請寨主快快說明，好讓小弟洩憤。范豹這才笑道：「小弟現在想了一條計策，在此軍師不必動氣，想那姓林的既有這樣能為，料想法術必然高強，斷不在軍師之下。大約此人只可智取，不可力除。刻下彭朋因見咱們山寨不易攻打，所以才由別處調他前來，諒此人沒有實在的本領。那彭朋何等精細，斷不致叫他獨攬中路。況他今日獨自出陣，又不帶多人，正是他居心費弄武藝，施展神通，故此這樣胆大。不過小弟愚見，想來那姓林的雖有通天手段，但他眼前既勝了一陣，定然自誇功勞，這兩日斷斷沒有防備。再則那些官軍一定也是驕傲起來，軍師何不乘此機緣，就在明晚二更時份，悄悄帶領人馬下山去劫他的營寨，正好殺他一個湊手不及。若能除去此人，其餘的便不足懼。順便也好奪他些糧餉回來，豈不是一舉兩得？何等不妙？」未知賢夫婦可贊成此意麼？這番話王天然倒被他提醒不住的拍手讚道：「好妙呀！」寨主這條計策，真算想得通。到咱們就決定這樣辦法。明日依計行事便了。秦玉卿心裡也覺有理，當下三人計較已定，各自休息了一夜。到了第二日大早，王天然夫妻起身，便將本山的頭目嘍兵，通全營集在大操場，却在內中加意挑選，整整的選了半日，只挑出二千五百

名精壯人馬。天然便暗暗傳令吩咐各人黃昏時飽餐戰飯。準備天晚出兵。其餘的喚兵。留一半把守山寨。以及陽明天寨兩處關口。一半却跟隨范豹守住頭關。專為山下接應。眾喚兵一一遵令。各自暗中預備。這裡范豹又在聚義廳設下一席。親督王天然夫妻把盞。就此痛飲。一醉直到天氣已交初鼓。大家這才乘着酒興。各人結束停當。一聲暗號。真是人仰馬疾。一路出了三關。直撲官軍大營而來。范豹自然依計行事。獨領了一千軍馬。另外多備滾木炮石。緊緊的守住龍潛關。專候下面的動靜。原來這龍潛關本是摩天嶺第一座關頭。却在半山之中。離山下只有六七里遠。近當中有條平坦大路。直抵關門。建造的十分堅固。並且山下交戰情形。最易探聽明白。所以王天然這次却營。特請范豹親自鎮守。此關為的是消息靈通。以便聯絡聲氣。互相救應。這計算也不為不精。話休絮煩。就中單表王天然秦玉卿當下夫妻兩人帶領二千五百精兵。一齊來到山下。此時已將近二更。又是七月初旬的天氣。但見銀河耿耿。白露茫茫。一灣新月如鉤。几點疎星似火。映着對面一帶營房。顯得清清楚楚。遠遠又聽官軍營裡更鑼擊柝之聲。別無一些動靜。王天然因向秦玉卿笑道。賢妻看此光景。想必那些滿奴都已睡熟。正不出寨。主所料。咱們乘他沒有防備。最好先劫他中路大營。止要擒住姓林的狗頭。餘外便毫不費力了。賢妻你道如何。秦玉卿點頭稱是。夫妻們商議停當。這才傳令眾軍陸續前進。天然玉卿兩人並馬而行。一路悄悄向前進發。不多時早抵官軍大營。王天然此時抖擻精神。自己奮勇當先。喝一聲殺。不盡的滿奴還不睡醒些兒。本軍師來踏營了。說罷舞動手中寶劍。一馬闖進營來。後面秦玉卿也就揮動人馬。隨後齊上。這二千五百喚兵。大家發一聲喊。勢如天崩地塌一般。好不利害。就此一擁殺入。那知冲進營房。但見大帳上寂靜無聲。四下裡燈火全無。任你各處尋找。連個人影兒都沒有。王天然見此情形。早唬得面如土色。自己情知不妙。忙令眾軍後隊改作前隊。前隊改作後隊。連連退去。眾喚兵到了此時。曉得今日又中敵人巧計。个个更是胆戰心驚。頃刻間隊伍大亂。各人只顧紛紛倒退。就連秦玉卿雖有妖法傷人。明知身人重地。也不敢自恃本領。心裡早有些慌張起來。只是喝令眾人快走。就在這個當兒。猛聽震天的一聲炮响。左有周永福。右有吳義。各領一千精兵分

兩路殺出。登時竟將賊軍截成兩段。王天然更是魂飛天外。再睹妻子秦玉卿。早被官軍兩下冲散。那裡有處尋我王天然此時。這一急真是非全小可。也顧不得手下的嘍兵。只得揮動寶劍。直向官軍隊裡混殺。我尋妻子的下落。正在拼命的冲殺。又聽遠遠的連珠炮响。天然抬頭一看。只見摩天嶺東西二面。一派的大光接連人喊馬嘶。就見有兩枝兵馬。分着兩路殺來。王天然心裡只是驚疑不定。好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跳个不住。還當是山寨裡有兵前來接應。那知到了臨近。再一細看。却見迎面有兩桿大旗。火光中照的明明白白。一邊旗上是勝字。一邊旗上是洪字。天然看得真切。才曉得也是官軍。正是數由前定。難施救。禍到臨頭。悔遲。畢竟王天然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林建章智敗賊軍

秦玉卿力救夫主

詩曰：從來報國責忠忱，堪羨丹心應感神。逐利爭名奔走苦，算來天命不由人。話說王天然被困重圍。只見四面八方都是官軍殺來。心裡不免十分着急。暗想：咱今日性命休矣。照此看來。不知怎樣才得脫險。一面想着。只得咬緊牙關。就將手中一口寶劍。上下翻飛。拼命的亂砍亂斜。指望殺開一條血路。自己好偷个空兒。再用法術來傷官軍。怎奈這些官兵。都是久經訓練。个个要想得功。再加勝官保洪光典常與吳葵四將。團團圍住。搶來劍去。各劈刀割。一步也不肯放鬆。還虧他武藝高強。自幼本是高人傳授的本領。此刻右顧左盼。前後後挽。就這招架的功夫。真真全靠着眼明手快。縱毫也不能大意。慢慢一慢頃刻。便有性命之憂。請教王天然到了此時。真个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恨不能化作一道清風。就此脫身才好。無如千軍萬馬。緊緊逼住。任他神通廣大。道術無邊。也沒有法兒來施用。再看手下的嘍兵。早被官軍殺得七零八落。東奔西逃。三停也只剩了一停。那一片喊殺的聲音。真是天翻地覆。一般震得山谷應响。王天然聽見這等光景。心裡又是惱恨。又是傷心。自己說不出的苦楚。左右尋思。就想乘勢一劍自刎而死。反落得一身乾淨。正在這萬分危急之時。猛一抬頭。忽見東北角上。官軍紛紛亂竄。當中有一員女將。身騎白馬。火光中調身。映得通紅。手仗一口青鋒寶劍。橫冲直撞。由亂軍裡一路冲殺進來。可憐王天然已殺

得眼在此刻又睜見來了這枝生力軍。真是心胆俱裂。頂門上已走了真魂。几乎在馬上坐不住鞍轡。頃刻間就見這員女將已殺到當面。那知再一細看。才曉得不是別人。正是他妻子秦玉卿。原來玉卿自被官軍冲散自己單人獨馬。在那亂軍中往來衝突。混殺了多時。只因官軍裡几員主將都困住王天然。不曾分身。再加這些官軍都曉得秦玉卿的妖法利害。个个不敢近身。所以任憑他四處亂闖。那時秦玉卿要尋找丈夫的下落。也無心只顧鏖戰。不料冲殺了半天。依舊尋不出影信。所有帶來的女兵已差不多都被殺盡。通共只有四五名。玉卿那時可真多了一口劍。好像雨點似的。不住的四下亂砍。後來碰着几个逃兵。問了大概。才知丈夫王天然現被几員敵將困在垓心。玉卿聽了這話。自己萬分着急。這才仗着寶劍。撥轉馬頭。又向官軍大隊裡殺來。話休絮煩。此時王天然見是妻子秦玉卿殺到。好似半空中落下个月亮兒一般。這一歡喜。非全小可。不由的抖擻精神。加添了十二分氣力。秦玉卿起初不肯作法。因為丈夫不曾尋着。此刻夫妻既已見面。自然無限歡喜。格外放心。便乘着這個當兒。立刻把寶劍向空一指。口中念念有詞。說也奇怪。只見四面陡然陰雲密布。黑雲滾滾。霎時天昏地暗。星月無光。軍中燈火一齊消滅。耳邊但聽呼呼的風聲。伸手不見五指。接連就聽各處鬼哭神嚎。悲悲切切。却有無數的陰兵。真向官軍隊裡撲來。可憐這些官軍。早已經過這樣利害。可算胆子已被唬破。此次見他施的妖法。比前番更覺凶勇。因此各人格外吃驚。登時陣勢大亂。一个個東撞西躲。不知向那裡逃走。王天然不覺心中大喜。乘勢也將寶劍一指。嘴裡噙哩咕嚕。向空念了几句。無非是驅神弄鬼。一面又揮劍亂砍。指望這一陣。就要把這官軍裡將士不分大小。通全殺个淨絕。方才泄恨。那知功夫不大。聽那官軍正在紛紛擾亂。不想半空裡陡然咯噠一聲响。响起了一個霹靂。頃刻間風定塵息。雲開月出。依舊復現了青天。這時王天然夫妻真个吃驚不小。再向迎面一看。只見遠遠的燈籠火把齊明。另有一隊官軍。約莫數百人光景。當中門旗下立着一員大將。手執金背刀。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王天然看了一眼。早唬得渾身抖戰不止。就知方才正是此人。破的法術。看官。你道這員大將究竟姓甚名誰。那知不是別人。就是那位山西巡撫林大人建章。他自從分撥各路大兵埋伏已定。自己便紮

東齊整了大砍刀，帶領數十名衛隊，也在營後遠遠的立着，暗看大營的動靜。後來王天然被官軍圍困，林巡撫明知大事成功，立時就將五百衛隊招齊，一面又令常興闖王各領本部人馬，抄着小路悄悄來到摩天嶺，却派几名官軍，假充逃回的賊兵，竟奔龍潛閣，大叫王軍師請寨主速下山接應。可笑那范豹真個粗魯，當時聽眾人叫喚，百忙中也不辨虛實，況在黑夜之中，又猜不出什麼真假，因此急急點齊一千嘍兵，一路殺下山來。那知剛到嶺下，却被林巡撫兩下伏兵齊出，冷不防截殺了一陣，可憐范豹一時摸不着頭腦，也不知這許多兵馬，究竟從何處而來。眾嘍兵更是茫無頭緒，就這一陣，被那五百衛隊以及常興闖王兩部兵丁，直殺得東倒西歪，四紛五落，個個湊手不及死的死，逃的逃。范豹勉強支持，只挨了几个回合，那裡還敢應戰，無非三十六着，走為上着，等到他逃回龍潛閣，忙將閣門緊緊閉起，好容易喘息了一會，再來查點人數，整整的折去八百多人。那些逃回的殘兵，雖有一百餘名，怎奈內中有一半已被官軍殺傷，不是頭破，就是足折，眼見得毫無用處，其餘的也不過看守老營罷了。范豹見此情形，直急的放聲痛哭，自己心裡一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竟把這班逃回的嘍兵，一古腦兒殺個乾淨。一面傳令緊守閣門，只等王軍師回來，再作定奪。那時天氣已交三鼓，外面林巡撫見賊兵都已殺盡，當時也不追趕，立即帶領常興二將，仍由原路抄回，就聽中路大營喊殺連天，人馬勢如潮水，又見許多賊兵紛紛逃竄，明知官軍定然大獲全勝，心裡不由的暗暗歡喜，正待揮動人馬上前助戰，不料一會功夫，忽見四面陡起了陰雲，頃刻間，天地都黑暗下來。林巡撫隨用天罡五雷正法，破了秦玉卿的妖術，然後傳眾將準備擒捉王天然。正是：決勝疆場操勝算，運籌帷幄建奇功。畢竟林巡撫怎樣擒獲王天然，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謁總帥再議軍機

重防守另籌計算

詩曰：郊原烽火幾連天，

野外征塵起戍烟。

警報忽傳謀統一，

行看腥血又如泉。

話說林巡撫破了秦玉卿的妖術，領着一班衛隊正預備來捉王天然。此時秦玉卿看得清楚，明知他的法術利害，恐他再放出飛刀，不如先下手為強，自己急忙把口一張，吐出一道青光，在空中盤旋几次，登時化

作一口寶劍。直向林巡撫頂門上劈來。林巡撫抬頭一看。睨得他這口劍。却非尋常寶劍可比。無奈自家不曾習過劍術。心裡未免有些着驚。只好取出那太乙葫蘆。揭開蓋兒。一面又接連放出九口飛刀。但見那葫蘆裡也冒出一道青光。散在半空。把這九口飛刀。緊緊的四面繞護。登時秦玉卿化的寶劍。却被飛刀托住。只在半空裡繞來繞去。不能落下。秦玉卿一睹劍術。又不能傷他。情知發遣陰兵。也是無用。心裡十分着急。再看本山的人馬。已經死傷了大半。更兼天氣已是不早。那裡還敢應戰。忙向王天然暗暗相會。就此收了劍術。兩人大吼一聲。沖開一條血路。直向摩天嶺逃走。那些賊兵見主將已退。自然也跟着陸續逃走。頃刻間都跑個乾淨。此時東方已漸漸發白。眼見得就要天明。林巡撫便傳令鳴金收軍。一面回營。阻帳查點士卒。幸喜只傷了數人。並且賊軍遺下的器械馬匹。不計其數。這一次總算大獲全勝。一會功夫。眾將个个齊來繳令。林建章好生欣慰。隨向眾人慰勞一番。令他們各回本營休息。自己一面卸下戎裝。整齊官服。隨身只帶衛隊十餘名。起登高陞棧行轅。來見彭公。這時彭公自然歡喜無限。先向林巡撫稱謝。一回。少不得又獎勵幾句。林巡撫連連謙遜。便將夜間賊軍劫營的情形。以及眾將出力的話。都向彭公稟明。彭公不覺喜形于色。一面誇獎道。難得足下有此奇才。竟能料敵如神。幾使賊寇全軍覆沒。可敬可賀。以足下如此用兵。真不愧運籌帷幄。決勝疆場。雖古來名將。亦不過如此。看來本閣遠不及林巡撫。急忙躬身回道。老師何必過獎。此乃皇上洪福。及老師平日訓誨。並眾將士用命。方得如此。門生有何德能。敢領老師厚譽。但刻下摩天嶺賊寇。既已連敗兩次。諒此烏合之眾。此後亦決無戰心。以門生愚見。預備乘此一鼓作氣。搗破賊巢。免致日後死灰復燃。不卜老師鈞意。以為如何。彭公大笑道。前者本閣久有此心。因那賊寇慣施邪術。官軍勢難取勝。以致遷延至今。久久不下。現在既得足下前來。賊軍兩番失算。已是人人喪胆。正好乘此機緣。一鼓而平。省却許多枝節。何等不妙。即煩足下早定大計。為國分憂。本閣這裡靜候佳音便了。林巡撫欣然受命。因向彭公稟明。准在三日內調集全軍。剿滅摩天嶺賊寇。並請彭公臨期獨主中軍。再令顧煥章。蔡兆榮。祁敬數等一班男女英雄。幫全出戰。以便收獲全功。彭公一一答應。當下林巡撫辭出。就此回到大營。休息。

一日待至次日大早。自己起身陞帳。隨即召齊諸將。密議軍情。一面暗暗傳令。叮囑各人分頭辦理。準備明日黃昏造飯。初鼓進兵。直搗賊人的巢穴。不得違誤。眾將各各遵令。這日慢表。就中單說王天然。秦玉卿。夫妻二人當時敗走回山。見了范豹。三個人會合一起。回到大寨。然後兩下說起敗兵的情由。王天然才知范豹也吃了一場虧苦。折去人馬若干。心裡好生憤恨。因向妻子秦玉卿說道。咱們此番經營。萬不料官軍也有防備。真是意想不到。現在那賊官彭朋。反不足慮。倒是那個姓林的。不知他從那裡調來。真是心腹大患。若不將此人除去。要使得勝。勢比登天還難。但刻下事已如此。眼見得兵敗將亡。危急萬分。咱們斷無束手待斃之理。究竟賢妻還有什麼方法。可想呢。玉卿歎道。妾身也是這般想法。日前將軍曾派人前往龍門山。約會寨主殷虎。預備兩下聯絡聲勢。共敵官軍。又得分減他的勢力。這事倒想得週到。不料後來又被彭朋察破。以致此事未能辦到。這便是我軍大大的不幸。那知今日果然兵敗。可見天意如此。斷非人力可以挽回。在妾身看來。此刻官軍聲勢正盛。我軍只宜堅守。萬不可再勉強出戰。料那彭朋數萬大軍。斷不能久駐此地。等他師老糧盡。那時我軍亦可養成銳氣。然後咱們約會寨主。各領一枝人馬。分三路出兵。併力廝殺。他一場照此辦法。或可轉敗為勝。亦未可知。將軍請細細三思。究竟妾身此計。錯是不錯。王天然沉吟半晌。深服他妻子的議論。范豹連連點頭。也贊秦玉卿的算計周詳。以後正該照樣辦理。當下三人計較已定。就此依計而行。大家休息了一夜。到了次日。王天然便將山寨裡各事。重行佈置一番。由此三人決定章程。范豹自己把守龍潛關。王天然鎮守陽明關。秦玉卿鎮守天寧關。所有後寨及聚義廳等處。却令薛能趙勝。余昂三個頭目。帶領二千嘍兵。分頭保護。並令各人日夜梭巡。盡心防守。深恐官軍營裡再有奸細上山。這番佈置。果然十分周密。范豹此時反覺比從前安心。以為山勢險要。只要自家兵馬。永不出戰。從此緊緊保守。料那官軍雖多。暫時亦無可如何。話休絮煩。那知到了第三日傍晚。約莫天氣才交初鼓。范豹正想帶領從人。且往各處巡哨一週。不料這個當晚。陡見一陣嘍兵。慌慌張張的跑來。范豹見他們形色倉皇。心裡十分詫異。不知外面出了什麼岔事。忙問道。爾等何事。這樣大驚小怪。有話快快說來。那些嘍兵只是氣喘不止。

好容易等了半天。內中才有一個說道：「京堂案主，大大事不好了。現在官軍裡那個姓林的主將，帶了無數大兵，殺上山來。此刻守關的都被他們殺死，爺爺可趕緊逃走，再遲更來不及了。正是：茫茫已似喪家犬，急急誠如漏網魚。畢竟范豹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破賊巢強寇傾生

明惡報奸人畢命

詩曰：攻城掠地一般全，智士英雄兩立功。

惟念羣黎奔走苦，

水深火熱怨無窮。

話說范豹聽得嚙兵來報，說是官軍殺上山來，早唬得魂飛天外，急忙提了雙斧，向外直奔。那知剛走了不遠，果見迎面大隊官軍，勢如潮水，一般直湧進來。當先領兵的，正是那個姓林的主將，可憐范豹好似驚弓之鳥，見着林字的大旗，已是胆裂魂銷。何況見了本人，更加戰戰兢兢，抖個不住。此刻那裡還敢抵敵自己，只喊了一聲「哎呀」，撤回身軀，直向後山逃走。指望逃到陽明關，好等王軍師抵敵一陣，不料才抵關下，只見關門已經大開，又聽裡面喊殺之聲，震動天地，再一細看，但見那燈火繞來繞去，滿眼裡都是官軍。范豹此時這一驚，非全小可，也不知這許多官兵，究竟從那裡殺來。幸虧本山的路徑熟悉，只得掉轉身軀，急急的抄着小路，再向三關逃去。不曾走了半里，陡聽斜刺裡一聲大喝：「狗強盜，待向那裡逃走？」咱東方鑄奉林大人將令，已在此候你多時了。一聲未了，就見路旁松林裡，蹣出一個人來。范豹已驚魂不定，唬的倒退了几步，再仔細一瞧，但見那人頭戴壯士巾，身披英雄氈，內襯緊身袈裟，迎面密門鈕扣，脚着消薄底快靴，手中两口明晃晃的鋼刀，認得此人，就是日前在聚義廳大戰的那個奸細。范豹一想：這人本領不弱，咱又何必全他交手。不如且到後寨待尋着王軍師，看是光景如何。想罷，隨即虛啟了一斧，轉身就走。那知才一動脚，就見那人右手一揚，喝一聲：「那裡走。」范豹明知他有暗器打來，要躲閃也來不及，說時遲，那時快，腮頰上已中了一枝鷄羽箭，可憐范豹疼痛難禁，連叫「哎呀呀」，急忙用手拔下箭頭，就這轉轉功夫，再想逃走，那裡能够。早被東方鑄搶進一步，雙刀齊下，只聽「咯吱」一聲，眼睜睜的兩條胳膊，頃刻間一併離開，只剩了一段光滑身子。立時栽倒，這也算范豹惡貫滿盈，今日禍到臨頭，所以冤家路窄，活活的受了報應。看來也真

是可慘。在下叙到此處，不如偷空再將前事表述一番。好叫看官知道官軍怎樣進兵。摩天嶺怎樣得破。免得諸位再有疑惑。原來林巡撫當時傳令已畢，吩咐眾將齊整預備到了臨期。這天彭公早帶了顧煥章等及李家姊妹一眾男女英雄來到中路大營，却留安撫二十八俠帶領數千官軍保護行轅。待至天色一晚，林巡撫便將中營各事交與彭公管理。自己即點齊五百衛隊第一路出兵，又令顧煥章和敬敷、秦兆榮、韓秀麟、東方鑄五人抄小路上山，直奔後寨。專敵王天然。却令李翠桃、李翠鳳、孫寶珠三員女將也由小路上嶺，須探明秦玉卿住處，併力拿獲。因他們几个人都有妙術，所以不帶一兵一卒。末後才令勝官保洪光典常與閻玉四將各領精兵一千，分四路前進。一半攻打二關，一半攻打三關。自己只帶本部衛隊徑奔頭關。那時天氣才交初鼓，林巡撫已到龍潛閣下。這五百衛隊个个都能飛檐走壁，頃刻一聲胡哨，齊躍上關頭。不由分說，先殺散守兵。又將閻門大開，後面官軍一擁而入。這班嘍兵早已驚魂喪胆，那裡還敢抵敵。登時各人四散逃生。等到官軍大隊一齊進關，才有細作報信。說是范豹已向後寨逃走。林巡撫也不追趕，便令衛隊只顧想散賊兵，不許在山寨逗留。然後自己殺奔陽明閣而來。却好此時顧煥章等都已齊集在聚義廳。早將三個頭目殺死。正因尋不着范豹的下落，眾人十分心急。都以為范豹是個賊首，萬不能聽他漏網。因此急派東方鑄飛奔前面，好向林巡撫請示定奪。東方鑄不敢怠慢，只得抄小路飛奔頭關。不料行至中途，可巧范豹也由這條路向後逃走。西下碰個正着。東方鑄眼快，早就遠遠的看得清楚，不覺心中大喜。分明是一件大大的功勞。因此急急閃入松林，等他來得切近，這才大吼一聲，先發了一枝鷄羽箭。然後用雙刀竟將范豹的兩臂砍斷。身子向下一倒，眼見得已是活不成了。這個當兒，裡面勝官保洪光典等四將早已打破了二關。王天然也被他們團團圍定，不容脫身。四个人好似走馬燈一般，拚命的苦苦力戰。眾人正殺得難解難紛，却好祁敬敷、顧煥章、秦兆榮、韓秀麟等四位英雄一齊都陸續趕到。常言道：好漢難敵敵寡，何況這四个都是頭等的武藝。个个都有妙術，驚人任你王天然本領高強，神通廣大，那裡能抵敵得住。所以勉強挨了几合，肩窩上早被砍中了一刀。就此手中寶劍畧慢一慢，又被祁敬敷分心一剑，偏偏不歪不斜。

由前胸直穿過後背。登時開了一個天窗。可憐一道靈魂。早起鬼門關報名去了。秦兆榮躍進一步。乘勢割下首級。眾英雄一面大家計議。預備派人接應林巡撫前來。然後再奔大寨。那知正商議間。却見林巡撫帶同東方鏘及本部衛隊一齊都到。又見後面幾個兵士抬着一人。大眾見此情形。個個心裡又驚又喜。再近前細看。才知被擄的那人。正是那賊首范豹。這時就見林巡撫連連搖手道。諸位且不須多問。現在大局雖已穩定。但是三位女將軍尚不知事體如何。諸位還須速去接應。要緊。這句話。眾人倒被他提醒。連忙各提兵器一齊向後飛奔。剛到天寧閣不遠。陳龍迎面有人高喊道。眾位心不早來。可惜那姊妹竟被他逃走了。顧煥章等聽得明白。知是李翠桃說話的聲音。大家趕緊迎上前去。不多時。各人見面。却見孫寶珠手裡拿着一頂金盔。彷彿是女人戴的。上面嵌的珍寶不少。其餘李氏姊妹每人又多提着一口寶劍。眾人一看。甚是驚奇。也不知他們究竟是什麼用意。內中秦兆榮早已忍耐不住。連忙上前追問緣故。孫寶珠只道諸位莫忙。此地亦非講話之所。且等見過林大人再說。正是。數萬雄師齊用命。幾番賊寇盡逃亡。畢竟林巡撫破了摩天嶺。後來班師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摩天嶺賊寇初平

龍門山匪徒又起

詩曰：行軍自古重良謀。兵在精而不在多。決策運籌能制勝。凱歌齊唱樂何如。

話說顧煥章李翠桃等一班男女英雄。跟隨林巡撫來到後寨。此時那些嘍兵已陸續逃走乾淨。只剩了四五百名。個個都伏地哀求。情願降順官軍。從此改邪歸正。林巡撫見他們改過自新。也就不再深究。當即一准許。隨令眾嘍兵暫且退出。候請示彭大帥。再行發落。一面又向李翠桃等三員女將細問秦玉卿逃走的情形。這時孫寶珠方說道。此次大人剿山。算計十分周到。果然賊人毫不知情。由我軍全隊出發。那時我等三人因奉密令。所以預先上山。齊奔後寨。指望先擒住秦玉卿。再請韓祁泰顧四位。拿獲王天然。那賊首范豹。自然容易就獲。焉想到了後寨。只有三個頭目。及一眾嘍兵在此把守。其餘三名要犯。都不知下落。當時我等就將賊軍全行殺散。後來細細探聽。才知這三名要犯。各守一關。一個並不曾逃走。因此大家商議。

停當。韓祁等四位選奔二關去。捉王天然我等三人。即趕奔三關。來敵秦玉卿。彼時妖婦已經得信。欲想逃脫。却被我等緊緊逼住。誓不容他漏網。隨後彼此又用劍術。惡鬥了一陣。那知正在酣戰之間。這妖婦竟會遁法。善曉奇門。因此我等不及防備。竟被他藉着遁光。脫身而去。只遺下一頂金盔。两口寶劍。我等尋思無計。怎奈又不便追趕。只得將此物權來覆命。還望大人轉稟彭大帥。代為剖白一番才好。說至此。即將金盔寶劍一齊呈上。交給林大人驗看。此時林巡撫聽了寶珠一番說畢。心裡方才明白。不由的暗暗歎息。一面又向三人笑說道。此次得成大功。多蒙諸位出力。本院欽佩之至。足見三位堪稱巾幗英雄。愧煞鬚眉男子。本院早聽彭帥屢次誇獎。可敬可賀。至秦玉卿漏網一節。此乃天意。大約這妖婦命不該絕。非怪三位剿除不力。何罪之有。嗣後本院轉達彭帥。自當竭力代為表白。諸位但放寬心是了。當下三人連連稱謝。這道顧煥章眾英雄也將剿殺王天然的情形稟說了一回。林巡撫無非照樣獎勵几句。此時天色已經大亮。外面洪光典等四將。已將大隊人馬。一律招齊。个个排成隊伍。聽候林大人下令定奪。不多時。只見左右來稟報稱賊首范豹。因為受傷過重。現已氣絕身死。林巡撫隨即親自驗看。一面令常興關王。即將兩名要犯割下首級。帶回大營示眾。又令勝官保洪光典。周永福。吳興四將。帶全降兵。速將本山的倉庫查點明白。即來回報。四人應聲而去。一會功夫。都已查勘清楚。計金銀大小六箱。此外糧草馬匹器械等項。不計其數。林巡撫即吩咐四將。准備車軸。一律裝載回營。分撥已定。這才傳令眾軍。就此放火燒燬山寨。又派人先向大營報捷。然後自己帶領眾英雄陸續下山。彭公此時喜出望外。即令軍中齊打得勝鼓。奏齊軍樂。一面大開營門。親自出營。話休絮煩。這時林巡撫率領全隊回到大營。少不得又將剿滅賊寇各事細細呈報一番。彭公自然十分欣慰。先令眾將依舊各守本營。當晚自己回到行轅。連夜辦成奏摺。差人申報朝廷。奏摺上無非奏明剿匪各情形。應請旨陞賞有功將士。這也不必細表。到了次日一早。彭公便將各營眾將一律招齊。因為各人離職已久。即令勝官保洪光典等先行各回原任。俟日後聖旨一到。自有恩獎。眾將一一遵令。立即點齊本部人馬。刻日啟程。林巡撫也就乘此告辭。自回山西。辦理本省軍務。此外安徽二十八俠也都回彭公。